

新典藏
XIN DIAN ZANG

鳳囚凰

天衣有风 著 ①

万里江山，只如过眼云烟，
为你回眸一笑，我甘愿一生一世，
因你而囚。

FENG QIU HUANG

五周年修订
典藏版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天衣有风
著

凤栖

上

FENG QIU HUANG

五周年修订
典藏版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囚凰：五周年修订典藏版：全3册 / 天衣有风著. —南京：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5399-6940-4

I. ①凤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64773号

书 名 凤囚凰·五周年修订典藏版
作 者 天衣有风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李文峰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800千字
印 张 50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，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940-4
定 价 85.00元 (全三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卷

FENG QIE HU ANG

天阙云闲向歌声 缓带轻裘疏狂事

- 第一章 少年初相见 / 3
第二章 魂魄今安在 / 5
第三章 来路不可溯 / 9
第四章 活色暗生香 / 14
第五章 有绿竹如簪 / 23
第六章 玩弄于股掌 / 28
第七章 一箭三雕计 / 33
第八章 天地为炭炉 / 38
第九章 街头狂奔秀 / 45
第十章 临时抱佛脚 / 51
第十一章 敬酒与罚酒 / 56
第十二章 流水非诗会 / 61
第十三章 王家有意入 / 68
第十四章 倚马可千言 / 72

- 第十五章 谋算无遗策 / 78
第十六章 不舍弃的人 / 83
第十七章 无以破妖娆 / 87
第十八章 相信不相信 / 92
第十九章 问君如有意 / 97
第二十章 花伤并鹤唳 / 101
第二十一章 近亲情反怯 / 109
第二十二章 但见新人哭 / 113
第二十三章 流向与意志 / 118
第二十四章 我赠君砒霜 / 124
第二十五章 卖艺不卖身 / 127
第二十六章 上梁下梁歪 / 132
第二十七章 弦为知音断 / 137
第二十八章 难得无价宝 / 142
第二十九章 灯半昏黄时 / 147
第三十章 睡到自然醒 / 153
第三十一章 原非聪明人 / 157
第三十二章 闭口无须辨 / 162

- 第三十三章 草木本无心 / 167
第三十四章 尽人事而已 / 172
第三十五章 装神不弄鬼 / 177
第三十六章 天命不可违 / 181
第三十七章 十步见芳草 / 187
第三十八章 一叶而知秋 / 193
第三十九章 惺惺遥相惜 / 199
第四十章 琴心今何在 / 204
第四十一章 阳关独木桥 / 212
第四十二章 袖里藏乾坤 / 215
第四十三章 我乃世俗人 / 220
第四十四章 微服未私访 / 230
第四十五章 似被前缘误 / 233
第四十六章 两个刘子业 / 239
第四十七章 各自的底线 / 244
第四十八章 血色无情月 / 253
第四十九章 可以清心也 / 262
第五十章 谁的钟子期 / 267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卷

大都好物不坚牢 彩云易散琉璃脆

- 第五十一章 远道昆仑奴 / 277
第五十二章 湘中出天子 / 284
第五十三章 世间更无双 / 289
第五十四章 人形破坏机 / 295
第五十五章 深夜来相会 / 300
第五十六章 愿意不愿意 / 307
第五十七章 皆是无情人 / 312
第五十八章 四王来相见 / 317
第五十九章 一波未平息 / 322
第六十章 狭路再相逢 / 328
第六十一章 深夜风雨晦 / 330
第六十二章 归来见东山 / 333
第六十三章 王孙自可留 / 338
第六十四章 萧瑟渐入秋 / 344

- 第六十五章 年年有年年 / 350
第六十六章 青丝红颜刀 / 355
第六十七章 南风知我意 / 359
第六十八章 十步杀一人 / 365
第六十九章 坐困城池中 / 369
第七十章 王家无意之 / 372
第七十一章 斩草复除根 / 379
第七十二章 你不要过来 / 385
第七十三章 温柔的谎言 / 390
第七十四章 千钧只一发 / 395
第七十五章 生死或尊严 / 400
第七十六章 奇货当可居 / 406
第七十七章 随遇可安然 / 410
第七十八章 逐日慢慢销 / 415
第七十九章 两厢自曲折 / 420
第八十章 琴弦为谁断 / 423
第八十一章 如此已足够 / 427
第八十二章 从此与君绝 / 433

- 第八十三章 唯人可自迷 / 439
第八十四章 古来江陵城 / 444
第八十五章 垂钓沧海客 / 449
第八十六章 闲散世外人 / 453
第八十七章 鸡蛋碰石头 / 459
第八十八章 故人心意变 / 464
第八十九章 四面楚歌声 / 469
第九十章 明里修栈道 / 474
第九十一章 可望不可即 / 479
第九十二章 垂堂千金子 / 484
第九十三章 容止回来了 / 489
第九十四章 暴风的荒原 / 497
第九十五章 有仇的报仇 / 504
第九十六章 命悬于一线 / 511
第九十七章 复为操棋人 / 518
第九十八章 山有草木兮 / 522
第九十九章 失之以毫厘 / 533
第一百章 谬之以千里 / 538

第三卷

FRANCOU HUANG

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

第一百零一章	夜来竹林堂 / 547
第一百零二章	漏网的大鱼 / 552
第一百零三章	一梦今日醒 / 558
第一百零四章	雪中香如故 / 562
第一百零五章	愿终有一日 / 569
第一百零六章	往事休相问 / 575
第一百零七章	无心我便休 / 581
第一百零八章	殊途而同归 / 587
第一百零九章	谁操黑白子 / 590
第一百一十章	寂然不寂然 / 595
第一百一十一章	白马寺见闻 / 600
第一百一十二章	幽人独往来 / 605
第一百一十三章	风水轮流转 / 610
第一百一十四章	不安全之地 / 616
第一百一十五章	轻风拂山冈 / 621

第一百一十六章	时间足够爱 / 626
第一百一十七章	春风知我意 / 629
第一百一十八章	对影成双人 / 634
第一百一十九章	一手遮洛阳 / 639
第一百二十章	似是故人来 / 644
第一百二十一章	一别有经年 / 649
第一百二十二章	谁是谁的谁 / 654
第一百二十三章	真假观沧海 / 659
第一百二十四章	江面起杀机 / 664
第一百二十五章	一夜听春雨 / 669
第一百二十六章	劫色不劫财 / 674
第一百二十七章	两地朝天子 / 679
第一百二十八章	何日再相逢 / 684
第一百二十九章	离心而同居 / 689
第一百三十章	谁在股掌中 / 695
第一百三十一章	惊风飘白日 / 700
第一百三十二章	司马昭之心 / 703
第一百三十三章	离声断人肠 / 708

第一百三十四章	吹响的号角 / 713
第一百三十五章	倒戈的盾牌 / 718
第一百三十六章	怎么阻止他 / 724
第一百三十七章	红豆生南国 / 728
第一百三十八章	此物最相思 / 733
第一百三十九章	凤何以因凰 / 738
第一百四十章	血泪复交加 / 743
第一百四十一章	天地之悠悠 / 746
第一百四十二章	春闺梦里人 / 752
第一百四十三章	很好很好的 / 755
第一百四十四章	不如从此去 / 762
第一百四十五章	此时难为情 / 766
第一百四十六章	冲动是魔鬼 / 771
第一百四十七章	凤终以因凰 / 774
尾 声	睁开眼时，看到的人…… / 778
番外之一	谁在谁的罗网 / 780
番外之二	这其实是一篇说明书 / 783
番外之三	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/ 7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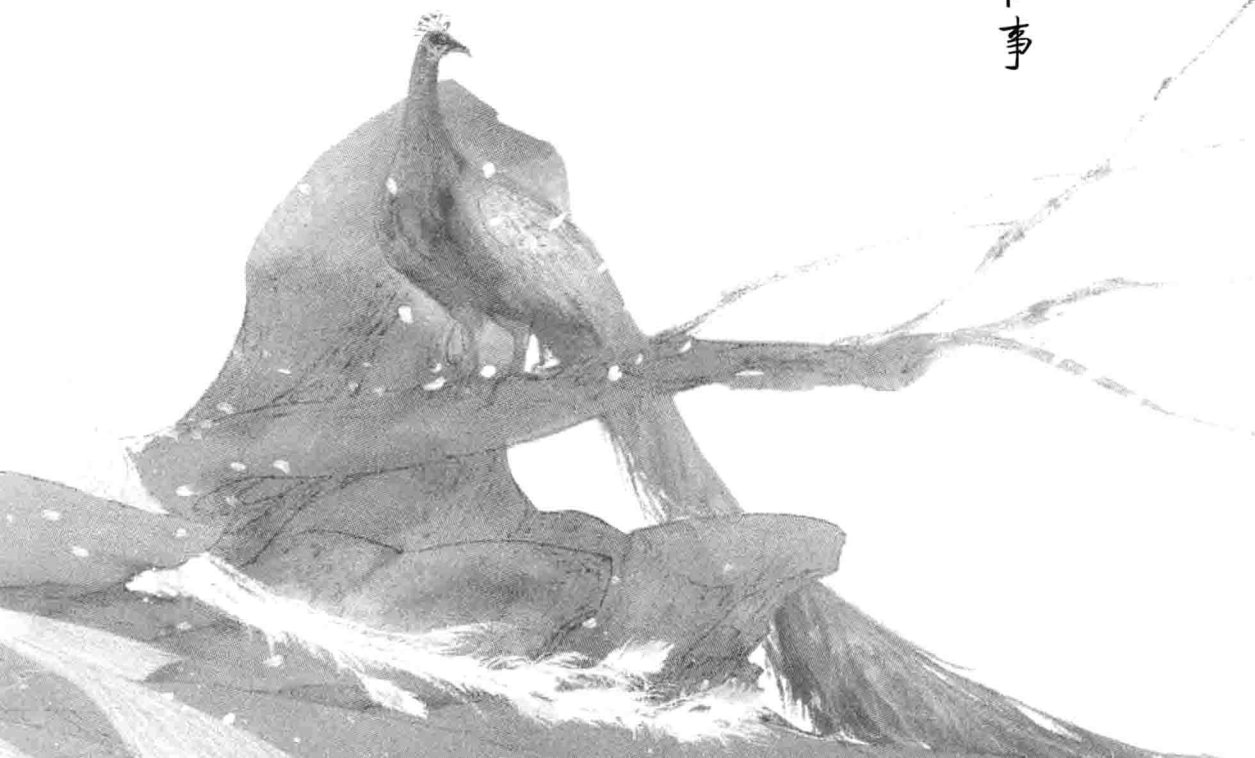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卷

FENG QIU HUANG

天阔云闲向歌声

缓带轻裘疏狂事

琴声稍高时，那歌声便低缓下来，而歌声清远之际，琴声便微不可闻。那琴声和歌声都不甚分明，一东一西，却仿佛遥相应和。



第一章 少年初相见

一觉醒来，世界完全颠覆了！

从甜美的酣睡中醒来，楚玉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人。以为是好友跟她闹着玩儿，她便半支起躺得酥软的身体，睁开蒙眬的睡眼，随意地，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地朝身旁看去——

楚玉一看，立即如遭雷击，周身的舒适闲逸不翼而飞。

睡在楚玉身旁的少年，看上去约十七八岁，乌黑的长发披在赤裸的圆润肩头，形容秀美，眉如远山之黛，唇似三月桃花。

这少年生得像女孩子一样秀美绝伦，可是再怎么秀美绝伦，他都是个男人。

任何一个正常女孩子，一觉醒来时，发觉身边睡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少年，恐怕心情都不会太过愉悦，即便这少年相貌十分秀丽。

楚玉还有些迷蒙的脑子顿时被炸得清醒过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此时楚玉方发觉，身上盖的被子是非常精细的丝被，被面绣工繁丽精致，而身子底下的床，大得可以随意打滚。

这个少年是谁？怎么会睡在这里？

咬着牙，楚玉想推醒身边的少年，却听得身后传来一声浅浅的呻吟，她的身体立时僵住了。

她慢慢地转过身，慢慢地调动目光，当看见身后躺着另一个没穿衣服的男子时，楚玉终于无法再保持冷静了。

错愕，惊恐，屈辱，各种复杂而强烈的情绪在楚玉胸中激荡着，太过突然的变故让她无法接受，思维甚至陷入停滞状态，最后化作一声低哑的、极度压抑的叫喊：

“啊——”她双手紧紧地抱着丝被。

躺在她身侧的两个少年被楚玉的叫声惊醒，睁开眼来。而在两个少年坐起来后，楚玉看见，在床下又先后爬出来三个少年。

这么荒诞的场景，居然就出现在她的面前！

楚玉用力地咬了一下嘴唇，坚硬的牙齿陷入柔软的双唇中，微微的疼痛让楚玉冷静下来，神志略略清醒了一些。

待楚玉定下神来时，见那五个少年中有四人已经整整齐齐地跪在床边，而剩下的那个少年，便是楚玉最先看到的少年。只见他飞快地一展臂，将挂在屏风上的衣衫拉下来，宽大的衣服像蝴蝶羽翼一样展开，披在他光洁修长的身躯上。

衣袂破空之声打破死寂的安静。

少年是屋内唯一一个勉强算是穿衣服的，楚玉不知该往哪里放的目光无措地投向了

他。楚玉这时候注意到，那衣服很宽大，制作精致典雅，纯白色布料，领口与袖口却有一条大约一寸半宽的黑色镶边，其上文着隐约滑过暗光的精美纹饰。

衣服往身上这么一披，少年立现神采飞扬的气度。他看上去十七八岁，容颜秀丽，还带着那么一丝心底无邪的纯真稚气，可是他的眼神那么的高雅，好似蓝天白云，高山流水。

方才他闭着眼时，觉着他容色秀美，待他睁开眼后，楚玉却只能注意到他的神情高雅不可攀附，仿佛那温柔的秀色，都被高旷之气洗涤一空。

他是谁？

少年将衣服的领口用一只手拢着，另一只手将头发捋至颈后，偏头对楚玉微微一笑。相比其余四人的跪伏姿态，少年如有一种洗练般的豁达。别人跪着，他站着，他是屋内唯一一个以平等的目光与楚玉对视的人。

少年慢慢地走过来，衣摆有少许拖过光滑无尘的地面。他温柔地看着楚玉，曼声道：“公主怎么了？是不是做了噩梦？”

空气中弥漫着舒雅慵懒的靡丽香气。楚玉闻听，心头陡然升起无可遏止的寒意，甚至在这温暖如春的室内，她也忍不住微微颤抖着。

也许……这本来就不是开玩笑？

第二章 魂魄今安在

这里是一间卧房。

这卧房内的摆设繁丽精美，透着一派婉雅秀丽之象，墙边挂着鎏金凤灯，屏风案几端庄典雅，皆是古式家具。

之所以开始怀疑这并不是一个玩笑，是因为，楚玉彻底清醒过来终于想起，她乘的飞机失事，然后，她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，身上并无半点伤痛，屋内的摆设都是不可思议的繁华典雅，而她的手……

楚玉看着自己抬到了眼前的手。这根本不是她的手，骨肉均匀，白皙纤丽，

细嫩的肌肤上没有伤痕或粗糙的硬皮旧茧，这双手简直养尊处优到了极点，绝不是楚玉自己所拥有的修长骨感的、有儿时摔倒留下伤痕的，以及长期握笔生出硬茧的手。

这是最大的不协调，也是莫大的证据。

这不是玩笑，她所认识的人里，没有人能和她开这样大手笔的玩笑。

前世的楚玉每每闲暇之时，喜欢看网上的流行小说，其中有写穿梭时空，虽然故事都新颖有趣，但楚玉却丝毫不曾当真，只把它们当做是奇妙的幻想。可是当无法辩驳的证据落到了自己身上时，楚玉才想起这个不可能的可能。

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少年以及陌生的身体。

除了穿梭时空，楚玉想不到别的更合理的解释。

楚玉眼前一黑，几欲晕倒过去，心脏剧烈地紧缩，巨大的变故让她几乎无法承受，可是她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眼前的事实，并且开始思索。

少年说话的口音有些奇怪，发音与现代人说话截然不同，像是某地的方言，却又不是楚玉自己所知道的任何一种。可是，奇怪的是，楚玉却能够毫无障碍地听得懂，好像她原本就掌握了这种发音似的。

楚玉知道，古代汉语的发音，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变迁之后，与现代汉语是大不一样的，但这都不是她所要追究的重点。目前最关心的是，她是谁？她在哪里？这是什么时代？

内心被极度的惊恐与不知所措充斥着，但是在理智被逼到极限的时候，却又无端地衍生出一种极端的冷静来，好像将理智抽离出来，变成另外一个灵魂，冷冷地旁观着，思索着，考量着。

这少年叫她公主，再看他的穿着，多半不是清代或元代的，这两个朝代首先可以排除。但是她现在的身份，难道真的是一个公主吗？

心念电转之间，楚玉的脑中飞快地晃过几个念头，她以尽量平稳的声音道：“你们都起来吧，先把衣服穿上。”话才出口，她便有些后悔，要是让他们听出发音不同该怎么办？可是片刻之后，她又猛然发觉，自己说出来的话，说话的语调发音，也因为这身体的改变而改变了。

发音的变化这个疑问先暂时搁置了，因为楚玉分明瞧见，在自己说了让四个少年起身的话后，最先站着的那少年，漆黑的眼眸里闪过惊诧之色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，可是这也被敏感的楚玉捕捉到了。

她说错话了吗？

楚玉心跳加快，不安地猜测着，只见那少年的惊诧之色一闪而过后，面上神情

似笑非笑，“公主今日看起来有些不同。”他偏头随意吩咐那四名少年，“你们先出去，待会儿有事便会唤你们进来。”

他的话似是极有威信，四名少年原本听楚玉让他们都起来，并未有何动作，但一听到他的话，当即纷纷站起来，披衣。楚玉甚至能听到其中微微松了口气的声音，这让她心中越发疑虑与不安。

四人绕过门口竖立的屏风，陆续离去，屋内只剩下楚玉与那神情高雅的少年。尽管少年的样子纯良无害，可楚玉依旧觉得很不自在，她轻轻地开口道：“你也出去。”她需要一个足够她冷静的空间，既然这少年叫她公主，那么相信她还是有些权威的。

“公主？”少年愕然，似是料不到自己也遭到这样的对待，看着楚玉的眼神随即变得有些奇异，好像指控楚玉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一样。楚玉被看得十分心虚，但是此时此刻，她自顾不暇，已经没有多余的心思去顾虑别人的感受。

等了好一会儿没等到楚玉收回成命，少年的神情中流露出丝丝奇妙的莫测。他微微点了点头，“既然如此，容止告退。但是，公主倘若有什么事，请随时传唤容止。”

自称容止的少年说完，便不疾不徐地，跟在先前四名少年身后，离开了这间卧房。他走得不快不慢，阴暗的光线里，他的背影孤绝料峭，与温和的面容大不相同。

随后，这间宽大的屋子里，就只剩下楚玉一人，孤独无助像云一样卷上她的身体，楚玉深呼吸了几下，才用力地压制住胸口疯狂滋生的软弱。

即便是旅行时迷失在森林中，在黑暗之中只身摸索脱险的道路，她也不曾有过这样惨淡的情绪。

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她所能掌控的。

身上还裹着丝被，楚玉下意识地寻找衣衫蔽体。距离床边不远的地面上摆放着一张方形的案几，上面整齐地叠着几件衣服，大件小件层层叠叠的，让楚玉看得有些眼晕，一下子不知道应该先穿哪一件。

不等楚玉深思，被屏风遮挡的门外传来怯生生的女声，“公主，幼蓝来给您更衣了。”

楚玉原想不答理，忽然念头一转，抿抿嘴唇，朗声道：“进来。”

绕过门口竖立的插屏，出现在楚玉视线之中的，是一个相貌清秀、神情胆怯的十五六岁少女，便是自称幼蓝的人。幼蓝穿着浅蓝色的衣裙，端着一只铜盆。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少女，两人手上一人捧着一块叠起来的手巾，低头跟在幼蓝的身后。

幼蓝走进来后，先是小心翼翼地看了楚玉一眼，随后将盆放在墙边的六脚盆架上。

楚玉阻止了她接过布巾放进盆中浸湿的动作，“你们两个出去……幼，幼蓝你留下来。”试图用一种熟练的口吻叫出幼蓝的名字，楚玉觉得很别扭。

两个少女不敢有异议，欠身拜了一拜，便慢慢地退出门外。楚玉冷淡地吩咐幼蓝，“你过来，靠近一些。”

幼蓝神色间飞快地晃过一抹不安。她慢慢走到床边，端端正正地跪下，唯恐触怒楚玉。

少女惶恐的态度，让楚玉慌乱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。方才在面对那名叫容止的少年时，少年不卑不亢的态度，让楚玉无法把握与掌控。她想得知自己是谁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最快最直接的办法，莫过于询问身边的人。但楚玉谨慎考虑，深知自己的问题也许会招来怀疑，容止看起来一副不好糊弄的模样，相比之下，眼下诚惶诚恐的幼蓝，才是最好的询问对象。

楚玉从来没想过，自己会有这么一天，慌乱害怕得要从别人的胆怯中获取自信和勇气，可是现在事实正是如此。

她需要勇气，让她面对这一切。

稳定住情绪，楚玉微微一笑，“幼蓝，我问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幼蓝神情有些畏惧，怯生生地道：“回公主，十六。”

楚玉沉吟片刻，“你来我这里，有多久了？”

“三个月。”

巧妙地引导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，片刻后楚玉转向正题，“我问你一些事，答得好了，我不会亏待你，要是你敢有半句假话或欺瞒，可就要多加小心……看着我回话！”最后一句话，她突然抬高音调，语气冷厉，从威慑入手。

面对不同的人，要用不同的办法，虽然吓唬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女孩不太厚道，但是楚玉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

最后的低喝让幼蓝胆怯地瑟缩了一下。她不敢抗命，怯怯地抬起脸望向楚玉：“公主请问。”

见想要的效果差不多达到，楚玉缓和语气，便直接切入主题：“我是谁？”

幼蓝愣了愣，很不理解楚玉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：“您是公主啊。”

楚玉心中暗道：你们一直叫我公主，不问也可以知道。她点出了重点：“我问的是，我的名字，我要你说出来。”

幼蓝赶紧伏拜在地：“幼蓝不敢直呼公主的名字。”

楚玉淡淡地道：“我叫你说，你就说，我不怪罪你就是。”她心中急切，想要

知道答案，面上却不得不维持着随意淡然的神情，不让焦虑流露出来。

“公主……”声音犹在为难。

在幼蓝迟疑之时，几个呼吸的工夫，楚玉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：“说！”

楚玉一声低喝，这喝声之中的决断冷厉吓得幼蓝全身打一个哆嗦，跪在地上快速道：“公主姓刘名楚玉，封号山阴。”

山阴公主刘楚玉？！

有一秒钟的时间，楚玉的脑海里，是一片空白的，就连眼前，也好似瞬间失去了视觉。

山阴公主——刘楚玉？

历史上，是有这个人的。楚玉知道刘楚玉是谁。

三国之后，隋唐之前，有一个并不太为人了解的阶段，这个阶段就是两晋南北朝。

这个时代拥有太多被埋没的华彩，有掷果盈车的潘安，有明珠美玉的卫玠，有凤止阿房的慕容冲、侧帽风流的独孤信、音容兼美的兰陵王、广陵绝响的嵇康、兰亭集序的王羲之，也有……山阴公主刘楚玉。

历史上大部分的公主，都是只有封号而没有名字记载的。而山阴公主刘楚玉，这位生于南朝宋国的公主，她的名字却流传到了一千多年之后。这并不是什么好的名声，刘楚玉之名，在一千多年前就以一种耻辱的姿态，被钉在了淫荡的罪柱之上。

这位公主最出名的功绩，便在于她的弟弟刘子业当上了皇帝后，她对刘子业说：“我跟陛下虽然男女不同，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老爹生的，为什么你可以有那么多女人，我却只能每天守着驸马一人，这真是不公平！”

虽然荒淫的宫廷之中，偷偷寻欢作乐的女人不算少数，但是像山阴公主这样光明正大问皇帝要男人的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简直可说是剽悍！不是一般的剽悍！

哪怕是现在总统的女儿都不敢这么干，但是一千多年前的山阴公主干了，不仅干了，还干得理直气壮。

而身为皇帝的弟弟刘子业听了她姐姐的话之后，竟然认为很有道理，随后立刻知错就改，精心挑选了三十名俊美少年供她享用。

对于楚玉来说，山阴公主的身份倒在其次，她甚至几乎忘却了方才所感受到的羞耻与屈辱；然而从他人的口中确定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后，她的整个灵魂处在急遽的动荡之中，好像周围的世界寸寸断裂崩毁。

一千多年！

时光是多么的恐怖！

身体不是自己的了，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迁。

也许她应满足，毕竟她本来已死去，但是生命却以这样的方式得到重生。这条命，可以说是捡回来的。

可是……

她的家人朋友，她的一切，都离得那么那么遥远，远到即便楚玉竭尽所能伸长手臂，伸得断了，也没有能力触碰到一千多年后的残影。

父亲低沉威严却暗藏亲情的询问，母亲有些絮叨的殷殷关切，兄弟姐妹偶尔飞过的只言片语，朋友欢笑的眼神……全都没有了。

多么汹涌澎湃的灭顶之灾。

那么多的眷恋和羁绊，被时间之刀狠狠地斩断。

痛得她鲜血淋漓。

第三章 来路不可溯

山阴公主变了，简直就像彻底换了一个人一样。

几日之内，公主府上上下下，都有了这样新的认知。

自从有一日早晨，她将侍寝的五个男宠都赶出门，甚至连平日里最纵容宠爱的容止也没能留下后，山阴公主就变了。

她不再整日纵情享乐，而是将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也不叫人服侍，只让幼蓝几个侍女送三餐和打理她的起居，不肯见一见从前几乎离不开的男宠。几名男宠前去求见，都被挡了回来。

一连五日皆是如此。

到了第六日，男宠之中已经有一人按捺不住了。

柳色是山阴公主后宫的男宠之一，他今年十七岁，容颜生得丰润娇艳，喜欢穿碧色衣裳，眉目波光流动之间娇媚无比。楚玉发生变化的那日，他没能轮上侍寝，这些天来屡次求见楚玉不成，心中不免惊疑猜测，便忍不住去找容止。

公主府内苑分别有东上阁与西上阁，贵为公主的楚玉住在东上阁，而相对的西上阁，则住着她的驸马和男宠。

柳色找到容止的时候，容止正靠坐在庭院里的竹林中。竹影疏落里，他手握着一卷竹册，低头专心阅读着。

柳色是后来的，在他到来的时候，容止就已经在山阴公主身边了。山阴公主对容止的宠爱让人难以想象，她不仅赐给他西上阁最好的院子，还因为容止喜欢看书，就命人给他四处搜集流传较少的书籍。

甚至，她还免去了容止一切礼节，令容止可以不用对她行礼。

论容貌，容止并不是男宠之中最娇艳美丽的，而他对山阴公主，甚至也不够恭敬小心，可是不管之后来了多么美丽的男宠，山阴公主对于容止的偏爱，依旧丝毫没有减少。

容止的来路与身份，对于众男宠而言都是一个谜。他们不知道这个少年的底细，只知道容止在山阴公主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。容止说一句话，抵得上他们说百十句话，而山阴公主的心意，容止一眼便能通透了悟。

公主这些天来性情大变，让府内的男宠也跟着猜测不休，不知道她又要做些什么。柳色出身寒门，依靠色相成为山阴公主的男宠，这个身份虽然让人不齿，但是却很是实惠。因为他的身份，柳色家中的兄长已经做了小官，过得颇为滋润。因此，山阴公主不再召他们取乐，让柳色很担心自己是否会就此失宠。

但是楚玉让人在门口挡驾，他也不敢仗着公主平日一点宠爱硬闯，只有来找从前一贯看不顺眼的容止。

走到沐雪园门口，安静隔世的气息便扑面而来，跨进大门后是一片清雅的竹林，林中放着一块过膝高的青色石台，可容坐卧，容止平日里便时常在此看书。

容止低头专注地看着竹简，侧面优雅的轮廓泛着玉石一般温润的光泽，呈现在扶疏的枝叶空隙之间。他看起来是那么的悠闲自在，山阴公主的拒不相见，似乎没有对他造成丝毫影响。

柳色踏入林中，发出轻微的声响，打破满园的静谧。容止抬起头来，执竹简的手微微一顿，随即转过头，瞧着柳色浅浅微笑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来向自己一直看不过眼的人求助，柳色心里是有些别扭的，但他男宠都安心地做了，又怎么会在乎这些别扭？只迟疑片刻，他就放开顾忌，“我想请你去看看公主，这些天来，公主足不出户，也不再召见我们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容止慢慢站起来，他一手拿着合拢的竹简，宽大的雪白衣袖轻柔地垂着，随着风吹而轻摆，仿若云一般轻缓，月一样柔和。柳色看得直眼热：这雪蚕丝所织成的布料极为难得，整个公主府就只有两匹，只因为容止所居住的园子名称里有一个雪字，山阴公主便将布料全部送给了容止，让他制成衣服，穿在身上。

这并不是单纯的名字的缘故，柳色相信，即便他们所有人的名字里都带着雪字，山阴公主也不会赏赐给他们一丝半缕雪蚕丝。

假如这小小的公主府西上阁是一个后宫，那么公主的驸马便如同那皇后，握有实际权柄，最为得宠的妃子却是容止。剩下的他们，不管多少人，都是容止照人光彩下的点缀。

容止将竹简放入宽大的衣袖中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主自然有她的打算，我们又何必打扰她，给她增添麻烦呢？”

柳色愤然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，“你当然不必担忧，但我们……”话语忽然中止。

在发觉自己把心底不甘的怨怼说出来时，柳色就后悔了。他虽然不喜欢容止，可是也知道他在府中的地位，几乎一句话就能左右他的命运……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发出来。

可是压抑不住。他恨容止。他的眼神总是那么高雅，恍若山巅不可攀附的冰雪，每每让他看了，都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。

明明都是男宠，为何他可以看起来如此洁白无垢？

容止发出一声轻笑，他好像完全没有将柳色的愤恨放在心上，脚步不疾不徐地走向门口，“好，那我就依你所言，去看一看公主。”

走出西上阁，穿过中庭，容止风度翩翩的身影来到了东上阁，找到山阴公主的卧房。因为容止拥有在府内随意来去的特权，院子门口的守卫没有阻拦他，自动放行了。

站在紧闭的房门前，容止光洁漂亮的下巴微微仰起，眉间却含着沉思之色，有些迟疑。

他确实是最了解公主的，也确实是最受宠的。可是在那日早晨，公主惊叫一声后，他便发现，他好像忽然看不透那个美丽的女子了。

容止微微皱起眉，回想起那日的情形，他被叫声惊醒的那一刻，第一眼瞧见的，就是那美丽女子的惊恐慌乱，甚至……错愕的神情，那眼神……

容止仰起脸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嘴角溢出一抹浅浅的微笑。

真是不愿意回想。

收回思绪，容止有些涣散的目光，又重新聚集在面前的门上。

其实这些天来，他心中不是不奇怪的，公主的失常，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真切地看在眼里，只是他心志沉静坚定，表面功夫做得极好，没有如柳色等人一般流露出惊疑焦虑之态。

今日柳色找来，让容止偶然想起了一件事，那就是，全府上下，假如连他都不肯来探究山阴公主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么就没人敢来第一个以身犯险了。